

大漢辭典

藏漢辭典

蒙古語漢大辭海

蒙古文

卷一

蒙古語漢大辭海
編輯委員會

張怡 苏主编

卷之三

କେବୁ ଅଛି ଏହାରେ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ହେଉଥିବା କାହାର ପାଦରେ ନାହିଁ ।

የዚህ የዕለታዊ ማረጋገጫ እና በዚህ የዕለታዊ ማረጋገጫ እና

୨୯୯୯ ଶତାବ୍ଦୀ ପରିମାଣରେ ୨୨୫୩ ଟଙ୍କା ୫ ଟଙ୍କା।

前　　言

《藏汉大辞典》是一部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的综合性藏汉双解辞书，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藏文典籍使用。全书所收词目，共约五万三千余条。

语词部分的资料，主要来自藏文正字学、语法学、古字书、异名字典和梵藏字典等集中论述语文词汇的专著及其注疏；同时也采撷了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单词、复词、成语等。百科词汇的资料，除文学、历史、地理等外，还重点深入到了一些有关学科。如藏历，既涉及了概论，也涉及了计算。藏医、藏药，既涉及了理论，也涉及了临床治疗。因明，既涉及由梵汉译藏的量学，也涉及到藏文原著的集类学(噶·噶·噶)、因类学(噶·噶·噶)和心类学(噶·噶·噶)。佛学词汇在古今文献里出现甚为广泛，本书系统地较多地进行了收集。同义异名的藻饰词，收集亦多。清代噶厦、益仓所存公文档案，所有官厅术语，颇具特色，也酌量选收，立目加注。此外，藏区风俗习惯、手工生产、器用服饰、工艺建筑、赋税差徭、租赁借贷等诸行话，只流行于口头、从不见诸经传之词，亦从民间采录，载入书中。至于各地口语和解放以来的新译词汇，则选收较少。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藏汉大辞典》于1978年重新恢复编纂工作。是年五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原国家出版局，在成都主持召开了编纂工作座谈会，成立了领导小组，任命原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扎西泽仁为组长，领导全组同志展开编纂工作。1979年，出版了《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以此为基础，进行补充和修订。

五年来，由于藏、汉等民族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辞典内容更加丰富，质量也有较大的提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民族出版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五所民族学院、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四川省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以及藏学界知名人士，如才旦夏茸、东噶·洛桑赤列、毛尔盖·桑木旦等的热情赞助。在此，我们敬向这些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部大辞典涉及多种学科，限于编纂人员的水平，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一定还有不少。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藏汉大辞典》编纂组

1984年11月于北京

ב' ט' ט' ט'

תְּבִ�ָה

ପ୍ରକାଶକ ପତ୍ର ମହିନେ ଜାନୁଆରୀ ୨୦୨୦

序　　言

这部《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是《藏汉双解大辞典》初稿，经四川省民委和省文化局拟议，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决定，由《藏汉大辞典》编写组组织部分人力，把下马时尚未编完的四分之一加以整编，连同已编部分一并付印的。

初稿的编写，走过了半个世纪艰苦曲折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以及中央和地方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才使这部辞书编写工作的恢复和初稿的付印成为可能。这是我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早在一九二八年，为了研究西藏学问，我就立志写出一部藏汉大辞书，作为交流汉藏文化的工具。首先我自己学习藏文，后又约集同事，搜罗国内自清代以来编印的藏汉辞书，译用国外出版的藏文资料，在旧社会摧残少数民族文化的辛酸岁月里，长期坚持。到了抗战末期，终于写成一部藏汉辞书的蓝本，共十大册。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开始，我们在四川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党委领导下，曾几度展开对上述蓝本的修订。一九五八年四川科分院派我率领一个辞典工作组前往拉萨，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筹委直接领导和有关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充实藏、汉族编写人员，打破蓝本规模，扩大收词范围，重新拟订《藏汉双解大辞典》资料收集规划和编写凡例，报请批准实施。

关于书面语，从各种字书、语法注释、诗歌修辞、同义辞藻、医药、历算、封建法典、旧时公文、逻辑推理、古印度语言学和宗教哲

学等古典书籍中选出大量词汇；关于现代语，收集了解放后的新译词汇、地名、谚语、传统生产技术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人民大众口头流行的词汇，时间约经四年，共得八万余条。一九六二年回到成都着手编写，一九六三年辞典工作改由四川省民委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领导。一九六四年，中央民委在北京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在为辞典召开的座谈会上和中央民委签发的座谈纪要里，肯定了《藏汉双解大辞典》古今兼顾、古为今用的编写方向，制订了增减内容的七项原则，并规定分期交稿，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试印本一千册。按照这些指示，经过两年多的继续努力，全书面貌有所改进，最后收入词目近五万条，初步形成了现有的规模和体例。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辞典工作长期停顿。一九七五年春，国家出版局曾经调集有关藏语文工作者准备在成都恢复编纂工作，才过三、四个月，人员旋又星散。去年年底，我给邓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写信，申诉我的愿望，邓小平同志、方毅同志和乌兰夫同志亲自作了批示。今年二月，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就恢复《藏汉双解大辞典》的编写问题给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报告中提出，请四川省民委具体负责辞典的编纂工作，由川、藏、甘、青等省、区和北京民族出版社等有关单位抽调藏文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编写，由中央、西藏、青海、西北、西南等五个民族学院各承担部分词条的审稿任务，使辞书能早日编完出版。今年五月，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负责同志在成都主持召开了《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座谈会，并成立了领导小组，现正领导着由各地抽调前来成都的全体同志进行紧张的编辑工作。计划要在三年内，以这次付印的初稿为基础，广泛征求意见之后，进行补充和修订。要求辞典正式出版以后，在国内对读者有较大的帮助，在国外有较好的政治、学术影响。要达到这一标准，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回想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朝斯夕斯，无间寒暑。早期参加蓝本编

写，现仍从事藏语文工作的同志，仅祝维翰、金鹏、王沂暖三人而已。解放后参加修订，在拉萨一同为初稿收集资料、译稿、写稿，现仍为这部辞书努力不懈的同志，仅黄显铭、杨承丕、胡先模三人而已。藏族宿学，除曾在拉萨为初稿尽力，现又奉调前来参加编写的钦饶威色同志外，其余早期参加蓝本工作的阿旺滚噶、隋廷莹，解放后在拉萨为初稿撰写释文的罗桑多杰，撰完释文又应邀前来成都定稿，直到下马才回西藏的洛桑土旺，以及许多热情支持这部辞书的藏族知识界人士，如江金·索朗杰布等，都已先后作古。旧雨零落，老成凋谢，初志待酬，感慨系之！所幸，全国各地藏语文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萃集一堂，团结战斗，共同努力，《藏汉大辞典》成书有期，这不仅使我望九老苍心情十分舒畅，并可告慰一切对辞书寄予殷切期望的读者。

张怡荪

一九七八年十月于成都

四庫全書

ସାହୁଙ୍କରୀ ଶବ୍ଦରେ କେମାତ୍ରିକ ପାଠିଷାଧିକାର ନାହିଁ ।

ଶ୍ରୀକୃଷ୍ଣାମୁଖୀଙ୍କର୍ତ୍ତବ୍ୟାପିକାମନ୍ଦିରରେ ଏହାରେ ପରିବର୍ତ୍ତନ ହେଲାମାତ୍ରାମାତ୍ରା ଏହାରେ ପରିବର୍ତ୍ତନ ହେଲାମାତ୍ରାମାତ୍ରା

ଶ୍ରୀମଦ୍ଭଗବତପ୍ରକାଶନ ପରିଚୟ

ଅଶ୍ରୁ । ପିନ୍-ଏନ୍-ଡ଼-ଷ୍ଟ-ଷ୍ଟୁ-ଆ । 名词。树林，森林。

ନେହି 形容词。(1)ସମ୍ପର୍କିତ ଅନ୍ତର୍ବିଦ୍ୟୁତି ପା। 附近, 不远。(2)ନେହି ମଧ୍ୟରେ ପା। 亲近, 亲密, 相好。

מִלְּאָמֶרֶת (מִלְּאָמֶרֶת) 欺侮, 蔑视, 轻凌。

୫୯. ପାଶିଦା ରଥଶିଦା || ୧୮. ପାଣିଶିରିନ୍ଦୁ ରଥଶିଦା || 裂开，破裂。

ସୁଧ୍ୟାଶ୍ଵର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ପଦମନାବ

וְיַדְעָתָה אֶת־בְּנֵי־יִשְׂרָאֵל וְיַדְעָתָה אֶת־בְּנֵי־יִשְׂרָאֵל וְיַדְעָתָה

କେବୀ ତ୍ରି-ପରି-ଆୟ-କୌଣସି

ମନ୍ଦିର ଶୁଣି ପାଞ୍ଚମୀ କଥା ପାରି ହୁଏ ତାଙ୍କର କଥା ପାରି ହୁଏ

ସମ୍ବନ୍ଧରେ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କିମ୍ବା

天文历法。……是小五明之一。

